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三四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王志遠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三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古樂府

遠別離　士贇曰樂府遠別離者別離十九曲之一也

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　士贇曰博物志舜南巡不返葬於蒼梧之

野堯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至洞庭之山淚下染竹即班妃死為湘水神廟在潭州湘陰縣北八十里瀟湘之尾洞庭之口此意謂離恨之苦與海水俱深也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齊賢曰慘慘無光冥冥暗貌猩猩生交趾封溪似猿人面能言語聲如小兒啼啼呼也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雲憑憑兮欲吼怒齊賢曰皇穹天也憑盛也堯舜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或言堯幽囚舜野死士贇曰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後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舜典注曰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狩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九疑聯緜

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齊賢曰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其下九峯形勢相似故曰九疑山士贇曰後漢地理志零陵郡營道南九疑山舜之所葬淮南子曰堯眉八彩舜重瞳子帝子泣兮綠雲閒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士贇曰帝子即娥皇女英也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齊賢曰湘水出靜江府興安縣海陽山按晉志興安隸蒼梧郡在唐為桂州理定縣至德三載更名則漢湘水自海陽下全州下蒸州與瀟水合又下衡州與蒸水合趨潭州以入于洞庭士贇曰此詩大意謂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失其權則雖聖哲不能保其社稷妻子焉其禍有必至之勢也然則此詩之作其在於天寶之末乎太白此時熟識時病欲言則懼禍及己不得已而形之詩章聊以致其愛君憂國之志而已所

謂皇英之事特借之以引喻發興而曰日曰皇穹者所以比其君而雲則其臣也詩曰日慘慘兮雲冥冥者喻君昏於上而權臣障蔽於下也猩猩啼煙鬼嘯雨者極小人之形容而政亂之甚也我縱言之將何補者太白感歎之辭謂時事如此矣我縱言之誠恐君不以我為忠而適以取憎於權臣也夫如是則又將何補哉堯舜當之亦禪禹而下數句乃是太白所欲言之事謂權歸於臣其禍必至於此所引竹書事特起興耳末句曰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者白意若曰事若至此是抱萬古之恨與山水而無窮也詩意切直著明流出胷臆非識時憂世之士懷存君忠國之心者孰能與於此使時有採詩之官而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則安史之亂可消播遷幽居之禍不作豈曰小補之哉

公無渡河

士贇曰琴操九引有箜篌引亦曰公無渡河亦曰箜篌謠乃朝鮮津卒霍

里子高妻麗玉所作子高晨起刺船見一白首狂夫披髮挈壺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溺死妻乃援箜篌而鼓之歌曰公無渡河公終渡河公墮而死當柰公何聲音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其聲語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太白此詩亦祖此意耳

黃河西來決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齊賢曰淮南子桑欽酈元諸書皆曰河出崑崙墟色白潛流地中受衆渾濁故色黃河自積石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東過隴西河關縣與洮水合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又東流經天水安定北地朔方郡東轉渠搜縣北南流過五原郡南東過雲中郡南過定襄西河郡東又南過上郡西然後至龍門自積石至龍門三千餘里波滔天堯咨嗟大

禹理百川兒啼不窺家殺湍湮洪水九州始蠶麻其害乃去茫然風沙士贇曰書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又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注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顧卒以大治水土之功被髮之叟狂而癡清晨臨流欲奚為旁人不惜妻止之公無渡河苦渡之虎可搏河難馮公果溺死流海湄有長鯨白齒若雪山公乎公乎掛罥於其間箜篌所悲竟不還士贇曰此篇大意謂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天之作孽不可逭也地平天成上下相安之時乃無故馮河而死是則非所謂自作孽者歟亦可哀而不

足恤也已故詩曰旁人不惜妻止之也是亦諷止當時不靖之人自投憲網者借此為諭云耳

蜀道難

士贇曰按王僧虔技録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內有蜀道難因知亦古樂府名也

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齊賢曰廣記太白嘗為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以刺嚴武後陸暢復為蜀道易易於履平地以佞韋皐皐大喜賜羅八百匹 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 齊賢曰成都記蠶叢之後有柏灌柏灌之後有魚鳧皆蠶叢之子魚鳧治導江縣嘗獵湔山得道乘虎而去杜宇遂繼魚鳧秦惠王討滅蜀王封公子通為蜀侯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都城後置蜀郡以李冰為守冰穿

兩江為人開田百姓享其利蜀人始通中國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絶峩眉巔齊賢曰南中志交趾郡治龍編自興古鳥道四百里士贇曰太白山在洋州真符縣四百五十里山面隷鳳翔府山背屬真符峩眉縣南百里兩山相對如峩眉記云其山周匝千里有石龕百一十二大洞十二小洞二十八南北有臺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士贇曰昔秦伐蜀不知道遂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糞金欲以遺蜀蜀王負力而貪乃令五丁開道引之秦因使張儀司馬錯引兵尋路滅蜀謂之石牛道郡國志褒城縣北口曰斜南口曰褒長四百七十里同為一谷兩谷高峻褒水所流昔張良送高皇帝至褒中說燒棧道即此地入斜谷路至鳳州界百五十里有棧道二千九百八十九間板閣二千八百九十二間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

波逆折之回川士贇曰圖經高標山一名高望乃嘉定府之主山巋然高峙萬象在前黄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齊賢曰猿猱輕捷之獸士贇曰南中志云朱提縣西南二里有棠狼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去黄鶴飛之至高者猿猱最便捷者尚不得度則其為險絕可知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齊賢曰九折坂在漢屬巖道縣邛萊山此特言青泥之路縈紆百步而九折耳士贇曰輿地廣記青泥嶺在沔州長舉縣西北五十里懸崖萬仞上多雲雨行者多逢泥淖巖阻峻迴曲九折乃至山上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齊賢曰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有井絡謂岷山之精上為天之井星也士贇曰捫摸也地理志禹貢梁州之域秦地鶉首之次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入參一度古蜀國也脅斂也屏氣

而息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齊賢曰自秦入蜀曰西遊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從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齊賢曰蜀記曰昔有人姓杜名宇王蜀號曰望帝宇死俗説云宇化為子規子規鳥名也蜀人聞子規鳴皆曰望帝也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絶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砅厓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齊賢曰砅水擊巖之聲砅普冰切士贊曰豗擊也劒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齊賢曰酈道元水經註小劒去

大劒三千里連山絶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劒閣張孟陽劒閣銘曰劒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一人荷戟百夫趦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士贇曰崢嶸高貌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嵬

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

士贇曰圖經成都郡名錦城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齊賢曰太平廣記云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者訪之既奇其姿又請所為文白出蜀道難示之讀未竟稱嘆數四號為謫仙人士贇曰按唐史哥舒翰兵敗潼關不守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當時臣庶皆非之馬嵬父老遮道諫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舍此欲何之又告太子曰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中原百姓誰為主建寧王倓亦曰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絶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既上至扶風士卒

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比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太白此時蓋亦深知幸蜀之非計欲言則不在其位不言則愛君憂國之情不能自已故作是詩以達意也詩曰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者極路險難之形容言當時欲從君於難者至蜀之難如上天之難也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者言曩爾之蜀僻在一隅自古聲教所不曁雖秦塞之近且不相通非可為中國帝王之都也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者言五丁未開道之前惟長安正西太白山僅有鳥道可以橫絕峩眉之巔非人迹所可往來也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者言五丁既開道之後梯棧相連始與秦通今馬安處於蜀設若燒絕棧道則中原道斷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者言其險上際于天下極于地也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者言鳥獸猶憚其出入人可知也青泥

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者歷言蜀道險難之所也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者蓋參與井為蜀分野捫參歷井言環蜀之境道里險難所在皆然令人脅歛屏氣而息惟有撫膺長歎而已也問君西遊何時還者君字非泛然而言猶杜子美北征詩恐君有遺失及君誠中興主之義所謂君者明皇也西遊者西幸也何時還者言既幸蜀矣何時可還中原而為生靈之主也畏途巉巖不可攀者此兩句乃太白與歎發問之辭言君既幸蜀矣何時可還而畏途如此忠臣義士雖欲從君於難道路險阻不可以猝然攀附也史曰上至成都從官六軍近千三百人此其驗矣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從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者言朝夕之間空山叢林惟有禽鳥飛鳴則人迹之稀少從可知也復申之曰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者言其險之極一言之不足再言之也使人聽此凋朱顏者此乃太白自述間涉險之時欲攀從而不可徒感傷於心而形諸顏色

也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絶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厓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者備言蜀道險難之狀也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者嗟字乃發嘆之音遠道之人以喻疎遠之臣言蜀道之險如此若白之疎遠者雖欲從君於難胡為而能來也劒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者言賛帝幸蜀者不過謂有劒閣之險而已然太白私憂過計謂險則險矣守閣者任非其人如狼豺之反噬是未可如此則尤可憂也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者言蜀與羌夷雜處如虎如蛇朝夕皆當避之或者變生肘腋是又可憂之大者也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言蜀都之樂不如早還中國之樂也復申之曰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者再言之不足故三言之反覆再三謂從君于難者至蜀之難真如上天之難矣夫如是則白也側身無所西望吾君惟有長嘆咨嗟以致吾睠戀之意云耳吁詩意亦微而顯者歟

梁甫吟 士贇曰按王僧虔技録相和歌楚調五曲内有梁甫吟行意始於諸葛亮後惟太白繼之耳

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 齊賢曰兖州有梁甫城諸葛亮嘗登鄧州獨樂山作梁父吟

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寧羞白髮照清水逢時吐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六百釣風期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 齊賢曰朝歌在南州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士贇曰棘津在廣川縣北有棘津亭呂尚所困處也司馬遷云呂望東海上人也老而無遇以釣干周文王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則屠牛朝歌行年八十釣干渭濱行年九十身為帝師三千

六百釣指太公八十釣於渭十年間事也十年三千六百日每日而釣故曰三千六百釣至九十乃遇文王是十年矣

君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準公入門不拜騁雄辯兩女輟洗來趨風東下齊城七十二指揮楚漢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況壯士當羣雄

齊賢曰酈食其高陽人里中人謂沛公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非狂騎士言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生生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生長揖不拜曰公誅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坐高祖隆準而龍顏漢書酈生馮軾下齊七十餘城食其家貧落魄落魄失業無次也

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傍投壺多玉女三時

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閽者怒齊賢曰天門凡有九重閶闔天門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齊賢曰列子杞國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廢於飲食猰貐磨牙競人肉騶虞不折生草莖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士贇曰齊相晏嬰二桃殺三士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咍爾為徒勞齊賢曰漢書周亞夫乘傳至洛陽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士贇曰咍說文嗤笑也楚人謂相啁笑曰咍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

龍劒神物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峴屼當安之

齊賢曰屠釣吕尚也士贇曰峴屼不安貌此篇意思轉摺甚多蓋太白借此以言志也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是嘆三士之不可復生亦以喻有志之士何時而遇主也君不見兩叚乃太白聊自慰解之辭謂太公之老食其之狂當時視為尋常落魄之人後猶遇合如此則為士者終有遇合之時也我欲攀龍見明主乃太白於時事有所見而欲告於其君也雷公砰訇震天鼓帝傍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以喻權姦女謁用事而政令無常也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閽閽者怒以喻言路壅塞下情不得以上達而言者往往獲罪於權近也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者乃太白灼見當時貴妃國忠林甫禄山竊弄權柄等事禍已胎而未形欲諫則言無證而不信倘使其君不鑒吾之誠則正所謂杞人憂天之類耳猰㺄磨牙競

人肉騶虞不折生草莖此乃深嘆當時小人在位為政害民有如猰貐磨牙競食人肉使有道之朝則當仁如騶虞雖生草不履況肯以人肉為食哉況肯輕殺一士哉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白意蓋謂使當有道之朝得君而佐之為國出力剌姦擊邪不憚勤勞如接搏猱虎雖側足焦原未足言苦耳今時事如此則惟當卷其智而為愚乃為人豪世不我知謂為真愚而輕之如鴻毛然白亦卒不改行者亦思古來三壯士之功力如此一忤齊相用計殺之特費二桃殊不勞力白也倘不卷其智而懷之適足使權近得以甘心焉耳又何補哉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咍爾為徒勞者此又白深自慰解之辭謂當國者終須得人為用必有遇合之時也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劒神物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𡵓屼當安之者此乃申言有志之士終當如太公食其之感會風雲猶神劒

之會合有時也則夫大人君子遭時屯否峴屼不安者且當安時以俟命可也

烏夜啼 士贇曰烏夜啼者清商曲也其辭始於宋臨川王義慶所作宋元嘉中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郡義慶時為江州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召還宅義慶大懼妓妾聞烏夜啼叩齋閤云明日應有赦及旦改南兗州刺史因此作歌太白此詩亦祖此意詞不同耳

黄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 齊賢曰啞啞笑聲 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牕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

烏棲曲 士贇曰樂録烏栖曲者烏獸三十一曲之一也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宫裏醉西施 齊賢曰賀知章見太白烏栖曲嘆賞曰此詩可以泣鬼神 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啣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 士贇曰此詩雖只樂府然深得國風諷刺之體盛言其美而不美者自見觀者其毋忽諸

戰城南 士贇曰戰城南者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之一也太白此作指當時之事而言也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葱河道 齊賢曰代郡桑乾縣言與突厥戰後漢書注葱嶺山名其山生葱故名士贇曰唐書王忠嗣傳天寶元年北討奚契丹戰桑乾河三遇三克李嗣業傳初討勃

律通道葱嶺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士贇曰漢書條支國臨西海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匈奴以殺戮為耕作古來唯見白骨黃沙田秦家築城避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然烽火然不息征戰無已時齊賢曰邊方備警作土臺臺上作桔槹頭上有兠苓以薪草置其中有冦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火多積薪冦至則燔之望其煙曰燧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廣雅曰兠苓龍也野戰格鬬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鳶啄人腸銜飛上掛枯樹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為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士贇曰開元天寶中

上好邊功征伐無時此詩蓋有所諷者也

將進酒 士贇曰將進酒者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之一也太白塡之以伸己之意耳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倒海不復迴士贇曰山海經河源出崑崙之上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側耳聽齊賢曰杜工部詩多與岑參唱和岑夫子必此人也丹丘生即元丹丘鐘鼓饌玉不足

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讙謔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齊賢曰曹子建封陳王為名都篇曰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平樂觀名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齊賢曰史記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士贇曰五花馬言其毛色也如九花三花之類此篇雖似任達放浪然太白素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亦自慰解之詞耳

行行且遊獵篇士贇曰行行且遊獵即征戍十五曲中之校獵曲也

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但將遊獵誇輕趫胡馬秋肥

宜白草騎來躡影何矜驕齊賢曰影日景也躡言疾也士贇曰此齊盧潛與弟子遂少為崔昂所知云此昆季足為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金鞭拂雪揮鳴鞘半酣呼鷹出遠郊弓彎滿月不虛發雙鶬迸落連飛鶻呼交切齊賢曰鞘音肖鞭鞘也士贇曰滿月者彎弓圓滿之狀海邊觀者皆辟易猛氣英風振沙磧儒生不及遊俠人白首下帷復何益齊賢曰辟易言開張而失其本處水中有石曰磧董仲舒下帷讀書士贇曰天寶以後上好邊功武士得志儒生罕得進用太白號為儒者亦自嘆云耳

飛龍引二首

士贇曰飛龍引者古樂府魚龍六曲之一此詞專言黃帝鼎湖丹成

騎龍上昇之事

黃帝鑄鼎於荆山鍊丹砂丹砂成黃金騎龍飛上太清家雲愁海思令人嗟宮中綵女顔如花飄然揮手凌紫霞從風縱體登鑾車登鑾車侍軒轅遨遊青天中其樂不可言齊賢曰黃帝號軒轅

其二

鼎湖流水清且閑軒轅去時有弓劒古人傳道留其閑齊賢曰鼎湖在陜州後宮嬋娟多花顔乘鸞飛煙亦不還騎龍攀

天造天闕造天關閶天語齊賢曰史天官書曰北辰一名天關長雲河車

載玉女載玉女過紫皇士贇曰晉天文志中宮北極五星鈎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口中

一星曰天皇大帝即所謂紫皇也紫皇乃賜白兎所擣之藥方後天而

老凋三光齊賢曰傳玄擬天問曰月中何有白兎擣藥士贇曰後天而老凋三光者言三光有時凋

落而此之眞身則長存也下視瑶池見王母蛾眉蕭颯如秋霜

天馬歌士贇曰天馬歌者古樂府車馬六曲之一

天馬來出月氏窟背為虎文龍翼骨嘶青雲振緑髮蘭

筋權奇走滅没齊賢曰大月氏本居燉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冒頓卒子老上單于

殺月氏王月氏乃遠去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其衆少號小月支九域志安西大都督護府領馬西域大宛馬虎脊魚目龍文鳳頸尾如蒲稍相馬經曰一筋從玄中出曰蘭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整騰崑崙歷西極四足無一蹶雞鳴刷燕晡秣越神行電邁躡慌惚齊賢曰赭白馬賦曰旦刷幽燕晝秣荆越杜預曰以粟飯馬曰秣天馬呼飛龍趨目明長庚臆雙鳧尾如流星首渴烏口噴紅光汗溝珠齊賢曰長庚太白星也謂眼如長庚星有光曜安驥書曰雙鳧胷兩邊肉如鳧鳧間所開視之如雙鳧欲向上士贊曰渴烏謂馬昂首如渴烏之狀也伯樂相馬經曰脾門欲開汗溝欲深口中欲得赤此用口噴紅光易其字也曾陪時龍躡天衢羈金絡月照皇都逸氣稜稜凌九區白

壁如山誰敢沽齊賢曰王逸曰韁在口為轡絡在頭為羈相馬經曰權頰權欲滿如月回頭笑紫燕但覺爾輩愚齊賢曰紫燕馬名天馬奔戀君軒駷躍驚矯浮雲翻萬里足躑躅遥瞻閶闔門不逢寒風子誰採逸景孫白雲在青天丘陵遠崔嵬齊賢曰說文蹢躅住足也鹽車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樂翦拂中道遺齊賢曰戰國策騏驥之齒長服鹽車而上太行白汗交流負轅而不能進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幕之騏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見伯樂之知己也孫陽伯樂姓名善相馬少盡其力老棄之願逢田子方惻然為我悲齊賢曰韓詩外傳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其御曰此何馬也曰公家畜也疲

而不用故出之子方喟然歎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東帛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焉

雖有玉山禾不能療苦飢 齊賢曰玉山即崑崙山山海經曰崑崙山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

嚴霜五月凋桂枝伏櫪銜冤摧兩眉請君贖獻穆天子猶堪弄影舞瑤池 齊賢曰史記造父取桃林驊騮騄駬獻之穆王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見王母於瑤池之上 士贇曰魏武帝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此篇蓋為逸羣絶倫之士不遇知已者嘆亦白自傷其不用於世而求知於人也歟

行路難

士贇曰行路難者古樂府道路六曲之一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停杯投筯不能食

拔劒四顧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閑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齊賢曰黄河至冬寒即凍徹底九域志太行在懷州澤州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其二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狗賭梨栗彈劒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淮隂市井笑韓信漢朝公卿忌賈生齊賢曰史韓信淮隂人淮隂少年侮信曰若雖長大好帶

劒能死刺我不能出胯下信熟視俛出胯下一市皆笑信以為怯士贊曰史賈生名誼文帝召為博士是時賈生最少年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惡之乃短賈生曰洛陽之人最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

君不見昔時燕家重郭隗擁篲折節無嫌猜劇辛樂毅感恩分輸肝剖膽效英才昭王白骨縈爛草誰人更掃黃金臺行路難歸去來

齊賢曰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亂而襲破燕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

往劇辛自趙往衍既如約昭王擁
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

其三

有耳莫洗頴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齊賢曰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武王平商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齊賢曰伍子胥諫王釋齊而先越太宰嚭受越賂譖子胥賜屬鏤之劒子胥告舍人曰必抉吾眼懸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乃自剄王聞之怒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屈原事見前卷

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　齊賢曰晉陸機字士衡有異才成都王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中郎將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宦人孟玖譛機於穎穎怒收機機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李斯楚上蔡人稅舍也蒼鷹黄犬也事見前卷　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東行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　齊賢曰晉書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清才善屬文而任縱不拘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欲求去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羮鱸魚鱠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外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

長相思 士贇曰樂府怨思二十五曲其一曰長相思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闌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燈不明思欲絶卷帷望月空長嘆美人如花隔雲端 齊賢曰促織一名絡緯以其鳴如紡績織緯也 上有青冥之長天下有渌水之波瀾 士贇曰青冥雲也 天長路逺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長相思摧心肝

上留田行 士贇曰王僧虔技録曰上留田行者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之一也崔豹古今注曰上留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鄰人為其弟作悲歌以風其兄故

曰上留田曲

行至上留田孤墳何崢嶸積此萬古恨春草不復生悲風四邊來腸斷白楊聲借問誰家地埋沒蒿里塋古老向余言言是上留田齊賢曰死人之里謂之蒿里蓬科馬鬣今已平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於此舉銘旌齊賢曰馬鬣封之謂也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别已故以其旌識之士贇曰此篇主意正在此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於此舉銘旌兩句一鳥死百鳥鳴一獸走百獸驚桓山之禽别離苦欲去迴翔不能征齊賢曰征飛也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

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顦顇西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齊賢曰京兆人田真兄弟三人共分各居堂前有一株紫荊花甚茂欲破為三待明截之忽一夕樹即枯死真見之謂諸弟曰木同株當分析便憔悴況人兄弟孔懷而可離是人不如樹木也兄弟相感而更合交柯之木出珉山安都縣兩樹對生一樹枯則一樹生如是歲更不俱生俱枯也

孤竹延陵讓國揚名高風緬邈頹波激清齊賢曰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吳王壽夢有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餘眛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緬猶邈也

尺布之謠塞耳不能聽齊賢曰史孝文時淮

南厲王犯不軌徙蜀不食死民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士贇曰此篇主意全在孤竹延陵讓國揚名尺布之謡塞耳不能聽數句非泛然之作蓋當時有所風刺以唐史至德間事考之其為唆廷瑶李成式皇甫侁輩受肅宗風旨以謀激永王璘之反而執殺之太白目擊其時事故作是詩

春日行 士贇曰春日行者時景二十五曲之一也

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佳人當窻弄白日絃將手語彈鳴箏春風吹落君王耳此曲乃是昇天行因出天池泛蓬瀛樓臺蹙沓波浪驚齊賢曰蓬瀛蓬萊瀛洲也莊子南溟者天池也三千雙蛾獻歌笑撾鍾考鼓宮殿傾萬姓聚舞歌

太平我無為人自寧齊賢曰雙蛾蛾眉也三十六帝欲相迎仙人飄翩下雲輧帝不去留鎬京士贇曰三十六帝乃三十六天帝君也鎬京地名安能為軒轅獨往入窅冥小臣拜獻南山壽陛下萬古垂鴻名齊賢曰窅冥杳寞也

前有樽酒行士贇曰前有樽酒行者即樂府觴酌七曲之前有一樽酒也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樽渌酒生微波落花紛紛稍覺多美人欲醉朱顏酡士贇曰韻釋飲而面赭曰酡青軒桃李能幾何流光欺人忽蹉跎君起舞日西夕當年意氣不肯平白髮

如絲嘆何益

其二

琴奏龍門之綠桐玉壺美酒清若空齊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使琴摯斫斬以為琴催絃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顏始紅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將安歸齊賢曰古樂府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師古曰賣酒之處以土為壚

夜坐吟士贇曰夜坐吟者樂府時景二十五曲之一也

冬夜夜寒覺夜長沉吟久坐坐北堂冰合井泉月入閨

金釭青凝照悲啼金釭滅啼轉多掩妾淚聽君歌釭古雙切

士贇曰金釭燈盞也歌有聲妾有情情聲合兩無違一語不入意從君萬曲梁塵飛

野田黃雀行士贇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內有野田黃雀行乃晉樂奏也

遊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燕吳宮火起焚巢窠炎洲逐翠遭網羅齊賢曰十洲記云炎洲在南海中二千里去地岸九萬里有火林山獸罟曰罝罘鳥罟曰羅網蕭條兩翅蓬蒿下縱有鷹鸇奈若何齊賢曰鷹鶆鳩鸇鷂屬

箜篌謠 齊賢曰古今注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士贇曰琴操五十七曲九引内有箜篌引亦曰公無渡河亦曰箜篌謠太白此詞用其名

樊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唯有嚴陵及光武 齊賢曰東漢嚴光字子陵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𤣥纁以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舘復引光入論道故舊相對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容 齊賢曰武王崩成王少周公專王室管蔡疑公不利於成王乃挾武

庚作亂周公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漢謠一斗粟不與淮南舂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從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重輕言託朋友對面九嶷峯開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齊賢曰史記管仲少時與鮑叔牙游叔終善遇之管仲曰吾始困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我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

雉朝飛

齊賢曰古今注曰雉朝飛者犢牧子所作也齊處士泯宣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作雉朝飛之操以自傷

麥隴青青三月時白雉朝飛挾兩雌錦衣繡翼何離褷犢牧採薪感之悲春天和白日暖啄食飲泉勇氣滿爭雄鬬死繡頸斷雉子班奏急管絃傾心酒美盡玉椀齊賢曰樂府有雉子班曲枯楊枯楊爾生稊我獨七十而孤棲彈絃寫恨意不盡瞑目歸黃泥齊賢曰易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

上雲樂

齊賢曰梁周捨上雲樂曰西方老胡厥名文康士贊曰樂府神仙二十二曲中

有上雲樂亦

曰洛濵曲

金天之西白日所沒齊賢曰西方為金故西曰金天康老胡雛生彼月窟巉巖容儀戌削風骨齊賢曰石勒年十四王衍見而異之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巉巖高聳貌戌削清臞貌碧玉炅炅雙目瞳黃金拳拳兩鬢紅華蓋垂下睫嵩嶽臨上唇不覩詭譎貌豈知造化神齊賢曰碧玉炅炅言眼色碧而有光相書曰眉為華蓋其眉長覆目鼻為中嶽其鼻下侵唇大道是文康之嚴父元氣乃文康之老親齊賢曰莊子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撫頂弄盤古推車轉天輪齊賢曰徐整三五歷紀天地混沌如雞子

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地九萬里呂氏春秋天地如車輪終則復始高誘曰輪轉也

云見日月初生時

鑄冶火精與水銀陽烏未出谷顧兎半藏身

齊賢曰火精日也水銀月也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者陽精也尚書宅嵎夷曰暘谷屈原天問曰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兎在腹注夜光月也

女媧戲黃土團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沙塵生死了不盡誰明此胡是仙真

齊賢曰女媧古神女帝人面蛇身一日七十變其腸化為神淮南子曰黃帝生陰陽上騈生耳目桑麻生臂手此女

媧所以七十化也士贇曰此句乃女媧鍊石補天缺之推耳西海裁若木東溟植扶桑別來幾多時枝葉萬里長中國有七聖半路頹洪荒齊賢曰事見前卷陛下應運起龍飛入咸陽赤眉立盆子白水興漢光齊賢曰秦都咸陽即京兆府咸陽縣也漢樊崇起兵於莒王莽遣廉丹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別由是號赤眉西攻長安求劉氏後得城陽王章之後盆子立為帝東觀漢記曰長沙定王中子買封舂陵節侯節侯生戴侯戴侯生考侯以舂陵地勢下濕上書願徙南陽守墳墓元帝許之徙封南陽白水鄉九域志白水隷鄧州東京賦龍飛白水是也叱咤四海動洪濤為皺揚舉足蹋紫微天關自開張齊賢曰天文志紫微大帝所居北斗第一星曰天關

老胡感至德東來進仙觴五色師子九苞鳳凰是老胡雞犬鳴舞飛帝鄉淋漓颯沓進退成行齊賢曰梁周捨上雲樂鳳凰是老胡家雞師子是老胡家狗漢鳥弋山離國出師子孟康注師子似虎正黄有頓耏尾端茸毛大如斗耏音而耏頰旁毛師古曰即爾雅狻猊也士贇曰唐太宗時西域康居國獻師子帝珍其遠命虞世南作賦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鶴五色而文名曰九苞能胡歌獻漢酒跪雙膝立兩肘散花指天舉素手拜龍顏獻聖壽齊賢曰維摩詰經云會中有一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至諸菩薩悉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於是一切弟子皆以神力去花終不能去士贇曰此數句模寫其一時之威儀舉措耳北斗戾南山摧天子九九八十一萬

歲長傾萬歲杯

夷則格上白鳩拂舞辭 齊賢曰唐禮樂志曰白鳩長拂舞曲也士贇曰拂舞歌五曲有白鳩篇亦曰白鳧舞以其歌且舞也亦入清商曲按晉湯弘舞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符即鳧也白鳧舞即白鳩舞也白鳧之辭出於吳本歌云平平白鳧思我君惠集我金堂謂晉為金德吳人患孫皓虐政而思從晉也然碣石章又出於魏武則知拂舞五篇並晉人採集亡國之前所作惟白鳧不用吳舊歌而更作之命曰白鳩篇

鏗鳴鍾考朗鼓 齊賢曰鏗撞也考擊也 歌白鳩引拂舞白鳩之白

誰與隣霜衣雪襟誠可珍含哺七子能平均食不噎性

安馴齊賢曰毛詩鳲鳩刺不壹也其一章云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毛萇曰鳲鳩結鞠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鳩不噎之鳥首農政鳴陽春天子刻玉杖鏤形賜耆人齊賢曰月令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鄭玄註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後漢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按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以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咽之鳥也欲老人不噎白鷺之白非純真外潔其色心匪仁闕五德無司晨胡為啄我葭下之紫鱗鷹鸇鵰鶚貪而好殺鳳凰雖大聖不願以為臣齊賢曰韓詩外傳田饒曰雞戴冠文也足持距武也見敵而鬬勇也得食相呼義也鳴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善司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爾雅葭蘆也葦也

日出入行

士贇曰日出入行郎樂府時景二十一曲之一日出行也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入海六龍所舍安在哉齊賢曰爾雅厓内為隩外為隈其始與終古不息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興歇皆自然齊賢曰春秋迭運草木自榮自落何謝何怨士贇曰四運四時之運也羲和羲和汝奚汨没於荒淫之波魯陽何德駐景揮戈逆道違天矯誣實多齊賢曰山海經曰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淵注云羲和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堯由是立羲和之官以立四時淮南

子曰魯陽公與韓遘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九域志汝州魯陽關即魯陽公揮戈退日處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齊賢曰莊子大塊噫氣郭象注大塊者無物也帝系譜也天地初起溟涬鴻濛士贇曰涬溟司馬彪云自然元氣也此篇大意謂日月之運行萬物之生息皆元氣之自然人力不能與乎其間也

塞上歌士贇曰王僧虔技録相和歌三十八曲中有塞上歌行

嚴風吹霜海草凋筋簳精堅塞馬驕士贇曰周禮冬官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体冰析爵漢家戰士三十萬將軍兼領霍嫖姚齊賢曰漢書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嫖姚校尉於是上曰嫖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封去

病為冠軍侯服虔音飄搖師古曰票匹妙切姚羊召切票姚勁疾之貌

流星白羽腰間插劍花秋蓮光出匣

齊賢曰陳孔璋牋曰飛兎流星注言疾也士贇曰吳越春秋秦客薛燭善相劍吳王取純鈎示之薛曰光乎如芙蓉始生其紋如星行其光如波溢於塘

天兵照雪下玉關飛箭如沙射金甲

齊賢曰唐武德二年析甘州之福祿瓜州之玉門置肅州有玉門縣玉門關開元中沒吐蕃因其地置玉門軍

雲龍風虎盡交回太白入月敵可摧敵可摧旄頭滅

齊賢曰易乾卦雲從龍風從虎酉陽雜俎曰太白闌祿山反作塞上歌詩曰太白入月敵可摧祿山死日果見太白食月史記天官書旄頭胡星也

壯士投戈同歃血策名丹霄上揚威紫塞傍

齊賢曰崔豹古今注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曰

紫塞士贇曰或曰紫塞者岱山有紫壇城城傍有草草生紫色故曰紫塞武功成漢道昌士贇曰詩至漢道昌一篇之意已足陛下之壽三千霸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兮守四方一本無此三句者是也使蘇子由見之必不肯輕致不識理之誚矣東坡云今太白集之有悲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齊已輩詩也僕亦曰此詩末後三句安知非此輩所增乎致使太白貽譏於數百載之後惜哉雖然東坡能辨之頡濵直致譏焉是亦足以定二蘇之優劣今遂刪去後人具正法眼藏者必蒙賞音

北風行士贇曰樂府有時景二十五曲中有北風行

燭龍棲寒門光曜猶旦開日月照之何不及此唯有北

風號怒天上來齊賢曰見前注淮南子曰八紘之外又有八極北極之山曰寒門注積寒所在故曰寒門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齊賢曰唐地志幽州范陽郡幽都縣武德元年曰燕州嬀州本北燕州宋天明中元日雪花降殿庭右將軍謝莊下殿雪集衣白上以為嘉瑞軒轅臺在漢上谷郡涿鹿縣幽州思婦十二月停歌罷笑雙蛾摧倚門望行人念君長城苦寒良可哀别時提劍救邊去遺此虎紋金鞞靫中有二雙白羽箭蜘蛛結網生塵埃齊賢曰鞞靫箭藏也箭空在人今戰死不復迴不忍見此物焚之已成灰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風雨雪恨難裁

俠客行十五曲中有俠客行

士贇曰樂府俠遊二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

齊賢曰莊子說劒篇趙太子曰吾王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吳越春秋吳王闔閭既寶莫邪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為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為鉤者衆而不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乃舉衆鉤示之何者是也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絶於口兩鉤俱飛着父之胷吳王大驚曰嗟夫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沈存中曰吳鉤刀名

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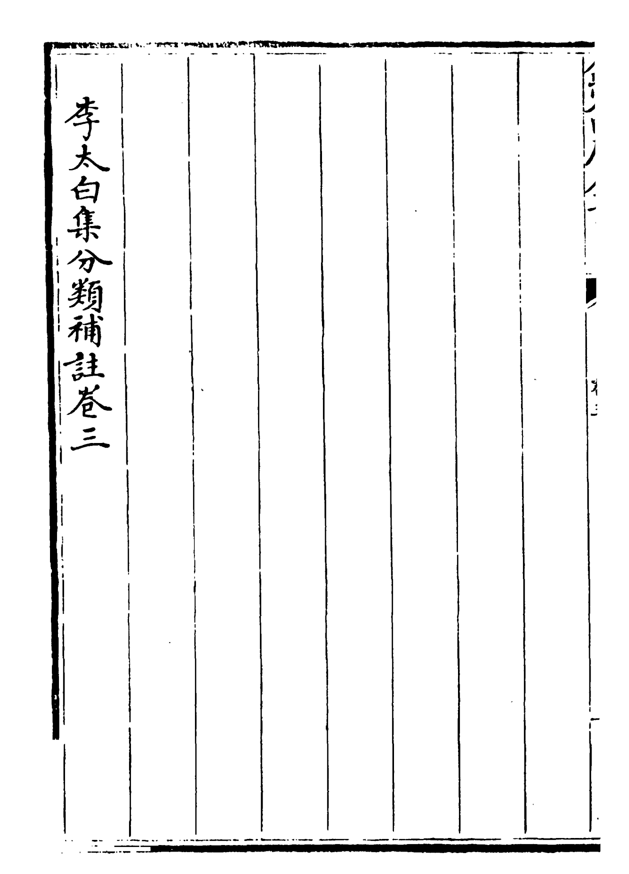
齊賢曰流星疾也

十步殺

一人千里不留行齊賢曰莊子說劒篇莊子以劒見王王曰子之劒何能禁制曰臣之劒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閑過信陵飲脫劒膝下横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齊賢曰史記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嘗置酒會客坐定從車騎自迎侯生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公子顏色愈和侯生乃就車至家坐上坐酒酣公子起為壽罷酒侯生謂公子曰朱亥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救趙揮金槌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縱使俠骨香不

慙世上英 士贇曰史魏公子無忌傳魏安釐王二十年秦破趙長平軍又進圍邯鄲公子姊為趙平原君夫人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讓魏公子公子患之乃用侯生計請如姬於王卧内竊虎符奪晉鄙軍使贏客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其軍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初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向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軍侯生果北向自剄陸德明釋注曰烜者光明宣著

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齊賢曰漢書楊雄傳雄校書天禄閣上又曰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士贇曰此詩似因鮑照詩間雄草太玄玆事採愚狂之意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三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四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樂府

關山月

士贇曰關山月者樂府鼓角横吹十五曲之一也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齊賢曰吳氏語錄曰太白詩如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皆氣葢一世學者皆熟味之自

不褊淺矣天山在唐西州交河郡天山縣天山至玉門關不為太遠而曰幾萬里者以月如出于天山耳非以天山為度也

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士贇曰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臺名曰白登臺漢書匈奴傳云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即此地服虔云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唐哥舒翰傳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戍客望邊邑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夜嘆息未應閑**齊賢曰邑一作色閑一作還

獨漉篇

士贇曰獨漉篇即拂舞歌五曲中之獨祿篇也特太白集中祿字作漉字其間命意造辭亦模倣規擬特古詞為父報仇太白則為國雪恥耳今錄古詞于題下曰獨獨祿祿

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喧喧雙鳫遊戲田畔我欲射鳫念子孤散翩翩浮萍得風遥輕我心何念與之同并空床低幃誰知無人夜求錦綉誰别僞真刀鳴鞘中倚牀無施父冤不報欲活何為

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深行人沒越鳥從南來胡鷹亦北渡我欲彎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歸路落葉别樹飄零隨風客無所托悲與此同羅幃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齊賢曰蘇子由曰李太白詩過人其平生所作如浮花浪蘂其詩云羅幃卷舒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雄劍掛壁時時

龍鳴不斷犀象繡澀苔生國恥未雪何由成名齊賢曰列士傳曰眉間尺者眉間闊一尺楚人干將鏌邪之子楚王夫人嘗於夏納涼而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産一鐵楚王命鏌邪鑄為雙劒三年乃成劒一雌一雄鏌邪留雄而以雌進楚王劒在匣中常悲鳴王問羣臣對曰劒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王怒收鏌邪殺之眉間尺圖殺楚王

神鷹夢澤不顧鴟鳶為君一擊鵬摶九天士贇曰幽冥錄楚文王少時雅好畋獵天下快狗名鷹畢聚焉有人獻一鷹曰非王鷹之儔王見其殊常故為獵於雲夢之澤毛羣羽族爭噬共摶此鷹獨瞪目遠瞻雲際有一物翱翔飄飄鮮白而不辨其形鷹見之便竦翮而升矗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洒如雨良久有一大鳥墮地而死度其兩翅廣數十里喙邊有黄衆莫能知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文王乃厚賞之此詩比興之意謂士之

用世則當為國雪恥立大功以成名猶神鷹之不顧凡鳥而但摯九天之鵬也

登高丘而望遠海 士贇曰太白此詩不過引秦皇漢武巡海求仙之事以通諷諫耳

登高丘望遠海六鰲骨已霜三山流安在 齊賢曰列子五山一曰岱輿二員嶠三方壺四瀛洲五蓬萊其根無所連着隨潮波上下帝命巨鼇十五舉首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萬計 扶桑半摧折白日沉光彩 齊賢曰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 銀臺金闕如夢中秦皇漢武空相待 士贇曰東方朔十洲記鍾山在北海子地

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含天帝之治處也秦皇漢武事見前卷精衛費木石黿鼉無所憑齊賢曰精衛徙木石事見一卷註士贇曰紀年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起九師東至九江叱黿鼉以為梁江淹恨賦秦皇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方駕黿鼉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太白詩蓋祖江淹賦也君不見驪山茂陵盡灰滅牧羊之子來攀登盜賊劫寶玉精靈竟何能齊賢曰始皇葬驪山漢武葬茂陵劉向傳曰始皇塚見發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行火求羊失火燒其藏槨漢高紀項羽掘始皇塚收其財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鏤窮兵黷武今如此鼎湖飛龍安可乘士贇曰此言二君窮兵黷武如此若黃帝之上仙安可得也唐明皇亦好神仙喜邊功者此詩其有所諷乎

陽春歌

士贇曰歌錄陽春歌楚曲也即時景二十五曲之一

長安白日照春空綠楊結煙垂裊風披香殿前花始紅流芳發色繡戶中士贇曰班固西都賦曰後宮則有掖庭椒房披香發越注云長安有披香殿繡戶中相經過飛燕皇后輕身舞紫宮夫人絕世歌聖君三萬六千日歲歲年年奈樂何齊賢曰漢書李延年故倡也女弟得幸號李夫人初夫人兄延年善歌舞武帝愛之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曰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有女弟上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昌邑王士贇曰西京雜記漢孝成皇后趙飛燕體輕弱行步進退色如紅玉擅寵後宮漢書趙飛

燕體輕能
掌上舞

楊叛兒

士贇曰樂錄楊叛兒亦曰西曲楊叛兒本童謠也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曰楊旻隨母入内及長為太后所寵愛童謡云楊婆兒共戲來語訛轉婆為叛也

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齊賢曰九域志新豐故驪戎國在京兆府士贇曰西京雜記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宫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餅鬬雞蹴踘以此為懽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悦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時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高祖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其匠人胡寛所營也移者皆悦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

累百金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爐中沉香火雙煙一氣凌紫霞齊賢曰魏志張邈傳呂布自稱徐州刺史太祖征布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即此地地古楊叛山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懽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漢故事諸王出閣則賜博山香爐呂大臨考古圖曰爐象海中博山下盤貯湯使潤氣蒸香象海之四環士贇曰西京雜記長安巧工丁緩者作九層博山香爐鏤以奇禽怪獸皆自然能動

雙燕離士贇曰琴操三十六雜曲中有雙燕離

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窻繡戶長相見士贇曰東方朔十洲記崑崙山上有玉樓十二魏伯陽參同契曰雄不獨處雌不孤居栢

梁失火去因入吳王宮吳宮又焚蕩雛盡巢亦空齊賢曰漢元鼎二年作柏梁臺太初元年柏梁臺災虞氏家記吳白門閶廬作至秦始皇守宮吏燭燕窟失火燒宮而北樓故存憔悴一身在孀雌憶故雄雙飛難再得傷我寸心中齊賢曰南史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誓不嫁所住戶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脚為誌後歲此燕果來猶帶前縷女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思復雙飛士贇曰高誘曰寡婦曰孀此篇其太白自嘆之作乎首四句是喻其待詔金鑾得幸時也柏梁失火去喻遭讒放還時也中三句喻從永王璘璘敗以累遭責時也末四句是白嗟嘆之語謂放逐之餘思君而不得再見安得不為之傷心乎吁亦可哀也已

山人勸酒士贇曰樂府觴酌七曲其一曰山人勸酒

蒼蒼雲松落落綺皓士贇曰綺皓乃商山四皓之綺里季也高士傳四皓見秦政虐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留人不如貧賤而肆志乃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定春風爾來為阿誰蝴蝶忽然滿芳草秀眉霜雪顏桃花骨青髓綠長美好稱是秦時避世人勸酒相歡不知老各守麋鹿志恥隨龍虎爭歘起佐太子漢皇乃復驚顧謂戚夫人彼翁羽翼成齊賢曰史留侯世家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留侯為畫策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不能致者天下

有四人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固請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搖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飛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

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歸來商山下泛若雲無情舉觴酹巢由洗耳何獨清浩歌望嵩嶽意氣還相傾

齊賢曰九域志曰穎昌府唐之許州許昌郡有許由臺巢父臺士贇曰逸士傳曰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為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乃驅牛而還恥令其牛飲其下流也此意謂巢由之矯激不若四皓之時行時止一出而國本定事成則復歸乎商山卷舒自在若無心之雲也中庸之德其至矣乎何以獨清為哉太白蓋為明皇欲廢太子瑛有所感而作是詩也初瑛母以倡進鄂光二王母以色選及武惠妃寵幸後宮生壽王愛與諸子絕等

而太子二王以母失寵頗怏怏惠妃女婿楊洄揣妃旨伺太子短譁為醜語惠妃訴于帝且泣帝大怒召宰相議廢之張九齡諫得不廢俄而九齡罷李林甫專國數稱壽王美以探妃意妃果德之二十五年洄復搆瑛瑤琚與妃之兄薛鏽異謀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戒以兵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遽召宰相林甫議答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意決乃詔廢為庶人尋遇害天下冤之號三庶人歲中惠妃病數見庶人為祟因召巫祈之請改葬且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祟亡明皇之時盧鴻王希夷隱居嵩山李元愷吳筠之徒皆以隱逸稱或召至闕庭或遣問政事徒爾高蹤澗論然未有能如四皓之一言而太子得不易也末句曰浩歌望嵩嶽意氣還相傾亦深不滿於當時嵩嶽之隱者歟其意微而婉矣

于闐採花 士贇曰樂錄于闐採花者蕃胡四曲之一太白此篇則借明妃之事以興世之君子不遭明君賢不肖易置如明皇之思張九齡雖遣祭曲江竟何補哉此詩旨意皆自國風中來讀者毋忽

于闐採花人自言花相似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多羞死乃知漢地多名姝胡中無花可方比 齊賢曰西域傳于闐國王治西域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于闐之西水皆西流

丹青能令醜者妍無鹽翻在深宮裏自古妬蛾眉胡沙埋皓齒 齊賢曰西京雜記曰杜陵畫工毛延壽善為人醜好老少必得真元帝宮人頗多嘗令畫工圖之有欲呼者披圖以名故宮人多行賂於畫工

昭君姿容甚麗無所苟求工遂毀其形狀後匈奴求美女帝以昭君充行既名見悅之而名字已去遂不復留帝怒殺毛延壽列女傳鍾離春齊無鹽邑之女為人極醜皮膚染漆行年四十嫁不售齊宣燕於漸臺無鹽詣之名見為陳四殆王立拆漸臺拜無鹽為后士贇曰此篇是借事引喻以刺時君昏瞶借聽於人而賢不肖易置者讀之令人感歎

鞠歌行

齊賢曰陸機序漢宮閣下有含章鞠室靈芝鞠室士贇曰王僧虔宴樂技錄相和歌平調七曲有鞠歌行太白此詞始則傷士之遺讒廢棄中則羡乎四賢之遇合有時終則重嘆今人不能如古人之識士也亦借此自況云耳

玉不自言如桃李魚目笑之卞和恥楚國青蠅何太多

連城白璧遭讒毀荊山長號泣血人忠臣死為刖足鬼

齊賢曰漢書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卞和事見前卷士贇曰箋云興者謂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

聽曲知甯戚夷吾因小妻

士贇曰管子云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仲未悟其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安召我居注魚水喻配偶也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又列女傳曰妾倩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為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歌曰南山磔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倩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倩曰妾聞

之也毋老老毋賤賤毋少少毋弱弱管仲曰何謂也倩曰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為天子師九十而封于齊由是觀之老可老耶夫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耶睪子生五歲而贊禹由是觀之少可少耶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耶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耶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名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桓公乃修官府齋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為佐齊國以治君子謂妾倩為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頌曰桓遇甯戚命管迎之甯稱白水管仲憂疑妾進問焉為說其詩管喜報公齊得以治云云

秦穆五羊皮買死百里奚洗拂青雲

上當時賤如泥士贇曰呂氏春秋百里奚未遇時飯牛於秦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獻諸繆公繆繆公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劉向說苑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市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枝論政公孫枝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以為上卿朝歌鼓刀叟虎變磻谿中一舉釣六合遂荒營丘東平生渭水曲誰識此老翁齊賢曰淮南子曰太公之鼓刀磻谿石在鳳翔府虢縣東南十八里有投竿跪餌兩膝所着之處士贇曰太公事見前卷括地志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呂氏春秋太公釣於茲泉遇文

王酈元云磻谿中有泉謂之茲泉積水為陣即太公釣處今謂之凡谷有石壁深高幽邃人迹罕及東南隅有石室葢太公所居水次盤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兩膝遺迹猶存是磻谿之稱也其水清泠神異北流十二里注于渭說苑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

柰何今之人雙目送飛鴻

士贇曰管子法言篇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二鴻飛過桓公嘆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也羽翼之故寡人有仲父猶飛鴻有羽翼也此詩葢深嘆今之人無知人之鑒卒之無可奈何唯雙目送飛鴻以寄興耳太白負才而不用於時豈亦有感而作乎

幽澗泉

士贇曰樂府幽澗泉者山水二十四曲之一

拂彼白石彈吾素琴幽澗愀兮流泉深齊賢曰琴譜有幽澗泉曲善手明徽高張清心寂歷似千古松颼飀兮萬尋士贇曰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瑟欲下聲中見愁猿弔影而危處兮叫秋木而長吟客有哀時失職而聽者淚淋浪以霑襟乃緝商綴羽潺湲成音吾但寫聲發情於妙指殊不知此曲之古今幽澗泉鳴深林士贇曰此謂澗泉松風之聲猿鳴容愁之狀皆寫於琴聲之中也

王昭君二首

士贇曰樂錄王昭君亦曰王嬙亦曰王明君清商曲七曲之一也按

文選石崇樂府王明君辭序曰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晉文帝諱改之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叙之於紙云爾張永元嘉技錄相和歌吟嘆四句亦有王

昭君

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漢月還從東海出明妃西嫁無來日士贇曰鮑照詩曰君不見城上日今暝沒盡去明朝復更出今我何時當更然一去永滅入黃泉太白是用其意而易其辭謂漢月西沒猶有東升之時若明妃之西嫁則無東歸之日矣燕支長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沒胡沙

生乏黃金枉圖畫死留青塚使人嗟齊賢曰漢書呼韓單于既死子達立昭君謂達曰將為漢將為胡曰為胡胡於是昭君服毒而死單于舉國葬之胡中多白草而此塚獨青

其二

昭君拂玉鞍上馬啼紅頰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士贇曰此二篇蓋借漢事以詠當時公主出嫁異國者

中山孺子妾歌士贇曰漢書藝文志詔賜中山靖王醬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師古曰孺子王妾之有品號者也妾王之眾妾也冰其名材人天子內官如淳曰孺子者乃幼少稱也太白蓋即其題而賦之也

中山孺子妾特以色見珍雖然不如延年妹亦是當時絶世人齊賢曰孺子宮人也士贇曰李延年妹事見陽春歌注桃李出深井花豔驚上春一貴復一賤關天豈由身芙蓉老秋霜團扇羞網塵戚姬髠髮入舂市萬古共悲辛士贇曰漢史呂皇后傳高祖崩呂后為皇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髠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太后聞之大怒曰迺欲倚汝子邪迺召趙王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太后遂斷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名曰人彘

荊州歌士贇曰樂錄都邑三十四曲有荊州樂又有荊州歌

白帝城邊足風波瞿塘五月誰敢過荊州麥熟繭成蛾齊賢曰瞿塘在夔州東一里冬水淺繰絲憶君頭緒多撥穀飛鳴奈妾何石屹然露二百餘尺夏水漲沒水中十丈其狀如馬舟人不敢進唐志江陵府本荊州南郡有荊門縣撥穀布穀也士贇曰按元和志白帝即夔州城所據與赤甲山相接初公孫述殿前井有白龍出因自稱曰白帝更築城名曰白帝城

設辟邪伎鼓吹雉子班曲辭士贇曰雉子班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之一也亦曰鼓吹曲晉曰於穆我皇言武帝也北齊曰聖道治言文宣之德無思不服也後周曰平東夏言高祖擒齊王於青州一舉定山東也

辟邪伎作鼓吹鷩雉子班之奏曲成喔咿振迅欲飛鳴扇錦翼雄風生雙雌同飲啄趫悍誰能爭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籠下生齊賢曰梁書梁三朝樂有車輪折脰伎辟邪伎青紫鹿伎潘岳射雉賦逸群之儁擅場挾兩注逸群儁異之雉不但欲擅一場又挾兩雌也天地至廣大何惜遂物情善卷讓天子務光亦逃名所貴曠士懷朗然合太清齊賢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淮南子曰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寞注云清靜也大清無為之始者謂三皇之時和順而不逆天暴物寂寞不擾民士贇曰莊子讓王篇湯伐桀克之以讓

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自沉於廬水天寶之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太白此詩其有所諷歟

相逢行士贇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清調六曲有相逢狹路行亦曰長安有狹斜行亦曰相逢行

相逢紅塵內高揖黃金鞭萬戶垂楊裏君家阿那邊

古有所思行士贇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內有有所思又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其一曰有所思亦曰嗟佳人註云漢大樂食舉十三曲第七曰有所思漢朝以

此樂侑食

我思仙人乃在碧海之東隅海寒多天風白波連山倒蓬壺士贇曰十洲記扶桑在東海之東岸一萬里復得碧海廣狹浩汗與合東岸大碧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味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百里上有太上帝太真王父所治處地多林木葉皆如桑又有椹子變化萬端蓋無所形或有分形為百身十丈者長鯨噴湧不可涉撫心茫茫淚如珠西來有鳥東飛去願寄一書謝麻姑士贇曰長鯨青鳥見一卷注仙傳麻姑自與王遠會後即於海州東海衆玉山坐化至今有紀異觀奉其肉身觀有女道士焉

久別離士贇曰樂錄別離十九曲之一

别來幾春未還家玉牕五見櫻桃花況有錦字書開緘使人嗟士贇曰錦字是用竇滔妻蘇氏織錦作回文詩贈夫事見織錦回文詩序至此腸斷彼心絶雲鬟綠鬢罷梳結愁如回飇亂白雪去年寄書報陽臺今年寄書重相催東風兮東風為我吹行雲使西來待來竟不來落花寂寂委青苔

白頭吟士贇曰樂府白頭吟始於卓文君事見詩内註

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宫樹雌弄秦草芳寧同萬死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士贇曰錦水即成都錦江橋之水也圖經

曰汶江一名流江湮縣南七里蜀守李冰穿二江城都中皆可行舟溉田萬頃蜀中謂流江為笮橋水此水濯錦鮮於他處

此時阿嬌正嬌妬獨坐長門愁日暮但願君恩顧妾深豈惜黃金買詞賦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新多異心

齊賢曰漢武故事景帝問兒欲得婦否曰欲得長公主指其女曰阿嬌好否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士贇曰司馬長卿長門賦序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按唐書王廢后傳始后以愛弛不自安承間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為生日湯餅耶帝憫然動容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緣是久乃廢當時王湮作碧羽帳賦諷帝未幾卒後宮思慕之帝亦悔王湮之賦與

相如事絶類太白可謂善於引喻矣

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條羞故林士贇曰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絶曰皚如山下雲皎若雲間月良人有兩意故與相訣別又曰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蹀躞溝水上溝水東西流又曰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相如感之乃止不聘妾焉

兎絲固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强縈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齊賢曰古詩與君為新婚兎絲附女蘿女蘿松蘿也

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齊賢曰龍鬚草一名縉雲草世人妄傳如今有虎鬚草江東亦織為席號西王母席西京雜記趙飛燕為皇后

其女弟在昭陽殿遺后三十五條內有琥珀枕覆水再收豈滿盃棄妾已去難重迴古來得意不相負秖今惟見青陵臺齊賢曰戰國韓憑為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使舍人築青陵臺何作詩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又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遂自縊韓亦死王怒埋之宿夕木生墳有鴛鴦栖其上音聲感人化為蝴蝶臺在開封府士贇曰王褒頌曰其得意如此此詩其為明皇寵惠妃廢皇后而作乎其事詳見二卷註唐詩人多引春秋為魯諱之義以漢武比明皇中間比義引事譏者自見益王皇后乃玄宗為臨淄王時所聘龍鬚席則皆東宮事意有在矣琥珀枕則皇后事意謂一枕遊仙之時夢中或者相遇否則無再合之期矣辭悅意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詩得之矣

其二

士贇曰按此篇出入前篇語意多同或謂初本云

錦水東流碧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相如去蜀謁武帝赤車駟馬生輝光一朝再覽大人作萬乘忽欲凌雲翔聞道阿嬌失恩寵千金買賦要君王

齊賢曰史記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遊獵賦賦成奏之天子以為郎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神仙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因奏大人頌天子乃悅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士贇曰司馬相如傳相如遊獵賦成奏之天子以為郎後過邛筰乃拜相

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卭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乃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初相如往京師過蜀郡升仙橋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相如不憶貧賤日位高金多聘私室茂陵姝子皆見求文君歡愛從此畢淚如雙泉水行墮紫羅襟五起雞三唱清晨白頭吟長吁不整綠雲鬢仰訴青天哀怨深城崩杞梁妻誰道土無心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枝羞故林士贇曰司馬相如傳相如客遊梁歸而家貧無以自樂後於臨卭通卓文君夜亡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乃與

文君之臨邛賣酒市中卓王孫恥之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歸成都為富人五起者五更而起也漢書曰雞三號天平明

頭上玉燕釵是妾嫁時物贈君表相思羅袖幸時拂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還有夢來時鷫鸘裘在錦屏上自君一掛無由披妾有秦樓鏡照心勝照井願持照新人雙對可憐影覆水却收不滿杯相如還謝文君迴古來得意不相負秪今惟有青陵臺

齊賢曰趙后妹名合德有紫玉九雛釵西京雜記相如居貧愁悲以所着鷫鸘裘就市人楊昌貰酒淮南子注鷫鸘長脛綠色其形似鴈一曰鳳凰之别名也秦女弄玉吹簫樓上得仙

故曰秦樓士贇曰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府庫珍寶尤異者有方鏡廣四尺髙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歴然無礙人疾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甞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殺之

採蓮曲

齊賢曰秦州唱採蓮歌齊景公造採蓮舟令宮人采女撑之士贇曰樂録草木二十四曲內有採蓮曲

若耶谿傍採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新粧水底明風飄香袂空中舉齊賢曰樂書採蓮之舞衣紅繒短袖舉裙雲鬟髻釆綠船持花士贇曰若耶溪在會稽縣東南北流二十五里與鏡湖合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五映

垂楊紫騮嘶入落花去見此踟蹰空斷腸

臨江王節士歌 士贇曰樂府遊俠曲二十一中有臨江王節士歌

洞庭白波木葉稀燕鴻始入吳雲飛吳雲寒燕鴻苦風號沙宿瀟湘浦 士贇曰月令仲秋鴻鴈來爲經湘水自陽海發泝至零陵而營水會之二水合流謂之瀟湘瀟湘者水清深之名也 節士悲秋淚如雨白日當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壯士憤雄風生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 齊賢曰臨江節士史失其名唯古樂府載之陸厥臨江王節士歌曰節士慷慨髮上衝冠彎弓掛若木長劍竦雲端士贇曰韓詩外傳壯士悲秋感陰氣也

司馬將軍歌士贇曰樂府遺聲征戍五曲內有司馬將軍歌

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北落明星動光彩南征猛將如雲雷手中電擊倚天劍直斬長鯨海水開齊賢曰九域志章華臺在江陵府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甘氏星經曰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軍西南星明而角則軍安寧小暗則天下起兵士贇曰意此時必有盜弄兵於荆楚者故朝廷遣兵平之也我見樓船壯心目頗似龍驤下三蜀揚兵習戰張虎旗江中白浪如銀屋齊賢曰穀梁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周禮司常建九旗以待國事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士贇曰爾雅釋名熊虎為旗將軍所建象其猛如熊虎也身居玉帳臨河魁紫髯

若戟冠崔嵬細柳開營揖天子始知灞上為嬰孩齊賢曰唐藝文志有玉帳經大將軍有此河魁在九星為文曲漢文六年匈奴大入以劉禮軍灞上徐厲軍棘門周亞夫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灞上及棘門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迎送已而之細柳先驅至不得入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詔有頃上至不得入使使持節詔將軍曰我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士謂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曰皇帝來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大驚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灞上棘門如兒戲耳

羌笛横吹阿嚲迴向月樓中吹落梅將軍自起舞長劍壯士呼聲動九垓士贇曰樂錄鼓角横吹十五曲內有梅花落注云胡笳曲也阿

䍐迴亦曲名也功成獻凱見明主丹青畫像麒麟臺齊賢曰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凱樂樂師凡軍大獻教凱歌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所以示喜也漢宣帝甘露三年思中興功臣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象貌題其官爵姓名凡十一人

君道曲士贇曰太白自註云梁之雅歌有五篇今作一章

大君若天覆廣運無不至軒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無二土校可成牆積德為厚地士贇曰軒后黄帝也常先太山稽黄帝之將相小白夷吾劉葛事並見前卷

結襪子齊賢曰古樂府曰結襪子大抵言感恩重而以命相許也士贇曰樂府遺聲遊

俠二十一曲

中有結襪子

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鉛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命

太山一擲輕鴻毛齊賢曰史燕世家秦滅燕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名為人傭保匿作於宋久之乃出其筑與其善衣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聞於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曰高漸離也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應劭曰筑狀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

結客少年場行士贇曰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中有結客少年場註云取曹植詩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邙為題始自鮑照文選李善註云范曄後漢書曰祭遵為吏部所

俠結客報之也李周翰曰言少年時結任俠之客為游樂之場終而無成故有斯作也今太白之詩全祖此意

紫燕黃金瞳啾啾摇綠鬃平明相馳逐結客洛門東士贇曰紫燕古駿馬名少年學劍術凌轢白猿公珠袍曳錦帶匕首插吳鴻由來萬夫勇挾此生雄風齊賢曰越有處女能劍術越王聘之處女將北見王道逢老翁自稱袁公曰吾聞子善劍術隨一觀之處女曰惟公試之袁公即跳於竹枝橋折墮地處女即接末袁公操本刺處女女應節入三入因舉杖擊之袁公飛上樹化為白猿而去士贇曰珠袍凡俠客皆有之亦服制如此吳鴻鈎名事見三卷註託交從劇孟買醉入新豐笑盡一

杯酒殺人都市中士贇曰劇孟事見三卷註羞道易水寒從今日貫虹燕丹事不立虛沒秦帝宮武陽死灰人安可與成功士贇曰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荆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燕丹子曰荆軻與秦武陽入秦秦王陛戟而見燕使既鼓鐘並發武陽大恐面如死灰色荆軻刺秦王事見前卷註可互觀之

長干行

士贇曰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中有長干行長干地名也圖經長干里去上元縣五里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遶床弄青梅同

居長干里兩小無嫌猜齊賢曰吳都賦注江東謂山岡間為干建鄴之南有山其間平地吏民居之號為干中有大長干小長干皆相屬十四為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迴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齊賢曰望夫臺在忠州南十里士贇曰莊子盜跖篇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橋柱而死十六君遠行瞿塘灩澦堆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士贇曰圖經瞿塘峽在夔州東一里舊名西陵峽瞿塘乃三峽之門兩崖對峙中貫一江望之如門灩澦堆在瞿塘峽蜀江之心灩澦堆土人云灩澦大如象瞿塘不可上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人以此為水候葢五月水漲時不可行船也門前遲行跡一一生綠苔

苔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蝴蝶來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顔老早晩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

齊賢曰渝州記閬白二水東西流三曲如巴字是為三巴又以永寧為巴郡固陵為巴東徙龍義為巴西謂之三巴長風沙隸池州舂江行地名也

其二

士贇曰宋山谷先生黄魯直云太白集中長干行二篇妾髮初覆額真太白作也憶妾深閨裏李益尚書作也所謂癡如尚書李十郎者也詞意亦清麗可喜亂之太白詩中亦不甚遠大儒曾子固刋定亦不能別也太白豪放人中鳳凰麒麟譬如生富貴人雖醉着瞑暗嚌囈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耳今太白詩中謬入他人作者畧有十之二三欲删正者當用

吾言考之今按𠯑嚂字出列子註云夢寐中語也𠯑吾南切嚂音語

憶妾深閨裏煙塵不曾識嫁與長干人沙頭候風色五月南風興思君下巴陵八月西風起想君發揚子齊賢曰九域志岳州巴陵郡治巴陵縣洞庭與汎江會于岳陽樓前東下鄂渚以趨于揚子揚子縣真州所治舊為揚州東貞縣去來悲如何見少離別多湘潭幾日到妾夢越風波昨夜狂風度吹折江頭樹淼淼暗無邊行人在何處好乘浮雲驄佳期蘭渚東鴛鴦綠蒲齊賢曰湘潭縣在潭州南九十里上翡翠錦屏中自憐十五餘顏色桃花紅那作商人婦

愁水復愁風齊賢曰說文翡赤雀翠青雀也

古朗月行士贇曰樂府遺聲時景二十五曲中有明月篇

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又疑瑤臺鏡飛在白雲端仙人垂兩足桂樹作團團白兎擣藥成問言誰與餐士贇曰太平御覽虞喜安論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已成形桂樹後生焉傅玄擬天問月中何有白兎擣藥蟾蜍蝕圓影大明夜已殘羿昔落九烏天人清且安齊賢曰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士贇曰蟾蜍蝕月見一卷註李善曰大明月也言月將夕也陰精此淪惑去去不足觀憂來其

如何悽愴摧心肝士贇曰按此詩借月以引興日君象月臣象蓋為安祿山之叛兆於貴妃

而作也玄宗自天寶後內嬖貴妃妃復私祿山傾動天下祿山叛帝幸蜀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討誅國忠國忠死兵不解帝使力士問故答曰禍本尚在不得已與妃訣引去縊祠下此即所謂蟾蜍蝕圓影大明夜已殘也至於羿昔落九烏天人清且安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謂時無能誅祿山之人掃清國步也陰精此淪惑去去不足觀者謂貴妃以淫亂名禍言之恥也固不足觀矣然天下由此而亂乃白之所深憂而心肝為之摧也其忠憤之意溢于辭外亦哀而不傷者歟

上之回士贇曰漢帝元封初因至雍遂通回中道從數遊幸焉其歌稱帝遊石闕望諸

國月支臣匈奴服益誇時事也魏曰克宮渡言曹公破表紹於官渡也吳曰烏林言周瑜破魏

武於烏林也晉曰宣輔政言宣帝之業也梁曰道亡言東昏失道義師起樊鄧也北齊曰珍關隴言神武遣侯莫陳悅誅賀拔岳定關隴也後周曰平竇泰言太祖討平竇泰也

三十六離宮樓臺與天通閣道步行月美人愁煙空齊賢曰西都賦離宮別館三十六所恩踈寵不及桃李傷春風淫樂意何極

金輿向回中士贇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萬乘出黃道千旗揚彩虹前軍細柳北後騎甘泉東齊賢曰天子曰萬乘日行黃道言人君動法於日也士贇曰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黃帝以來祭天屯兵處豈問渭川老寧邀襄野童但慕瑤池

宴歸來樂未窮齊賢曰渭川老呂望也士贇曰此詩言秦皇漢武之幸回中者不過溺志於神仙之事而已豈知求賢哉時明皇亦好神仙其諷諫之作歟

獨不見士贇曰樂府遺聲怨思二十五曲中有獨不見

白馬誰家子黃龍邊塞兒齊賢曰契丹有黃龍府天山三丈雪豈是遠行時齊賢曰漢西域傳天山冬夏常有雪春蕙忽秋草莎雞鳴西池風摧寒梭響月入霜閨悲齊賢曰莎雞即今紡緯促織也梭木名祖叢切憶與君別年種桃齊蛾眉桃今百餘尺花落成枯枝終然獨不見流淚空自知

白紵辭

士贇曰白紵歌有白紵舞白鳧歌有白鳧舞並吳人之歌舞也吳地出紵又江鄉水國自多鳧鶩故興其所見以寓意焉始則田野之作後乃大樂氏用焉其音入清商調故清商七曲有子夜者即白紵也在吳歌爲白紵在雅歌爲子夜梁武令沈約更制其辭焉

揚清歌發皓齒北方佳人東鄰子且吟白紵停綠水長袖拂面爲君起寒雲夜捲霜海空胡風吹天飄塞鴻玉顏滿堂樂未終館娃日落歌吹濛

士贇曰郡縣志靈巖山在平江府城西二十四里吳王之別苑在焉有館娃宮琴臺響屧廊西施洞太白此詞全篇句意閒架並是擬鮑明遠者今錄鮑辭于后可參看之朱唇動素袖舉洛陽少年邯鄲女古稱綠水今白紵催弦急管爲君舞窮秋九月荷葉黃北

風驅鴈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杜少陵所謂俊逸鮑參軍者其此之謂歟

其二

月寒江清夜沉沉美人一笑千黃金齊賢曰鮑照白紵曲曰千金顧笑買芳年垂羅舞縠揚哀音郢中白雪且莫吟齊賢曰鮑照詩月幌垂霧羅子夜吳歌動君心動君心冀君賞願作天池雙鴛鴦一朝飛去青雲上

其三

吳刀剪綵縫舞衣明妝麗服奪春暉揚眉轉袖若雪飛

傾城獨立世所稀齊賢曰古今註吳大帝有寶刀三一曰百練二曰青犢三曰漏影長安有狹邪曲麗服鮮芳春短歌曰蹁以春暉士贇曰鮑照白紵舞歌辭吳刀楚製爲佩褘傾城獨立見前註

激楚結風醉忘歸高堂月落燭已微玉叙掛纓君莫違士贇曰激楚清聲也鮑照白紵辭車高馬煩客忘歸按此三篇可意字固皆與明遠者相出入豈此曲體製當如是邪抑擬之而作也會有知言者矣

鳴鴈行士贇曰樂府遺聲鳥獸二十一曲中有鳴鴈行

胡鴈鳴辭燕山昨發委羽朝度關士贇曰淮南子曰北方曰積水曰委羽高誘曰委羽山名也在北極之陰不見日也一一銜蘆枝南飛散落天地間連

行接翼往復還士贇曰說文岱山高峻鳥飛不越惟有一缺門鴈來往向此缺中過人號曰鴈門山出鷹鴈過鷹多捉而食之鴈欲過皆相待兩兩相隨口中銜蘆一枝然後過缺中鷹見蘆懼之不敢捉

客居煙波寄湘吳凌霜觸雪毛體枯畏逢矰繳驚相呼

聞弦虛墜良可吁君更彈射何為乎齊賢曰周禮矰矢也鄭康成曰結繳於矢謂之矰說文曰繳生絲縷也士贇曰戰國策更羸與魏王處於廡下有鴈從飛東方更羸虛發而鴈下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其飛徐其鳴悲徐其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驚心未去故聞弦音而下崔豹古今注鴈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矰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為虞人所獲常銜長蘆可數寸以防矰繳矰音曾繳音酌周禮毋得春夏探卵彈射飛鳥按此詩其太白遭難避禍而作觀

其辭亦可哀矣

妾薄命 上贇曰樂府佳麗四十七曲中有妾薄命亦曰惟日月太白則為漢武廢后陳皇后而作末章詩句則有所感寓也

漢帝寵阿嬌貯之黄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 士贇曰阿嬌陳皇后小名事見前註 寵極愛還歇妬深情却疎長門一步地不肯暫迴車 士贇曰陳皇后擅寵嬌貴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後罷退歸長門宫 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 齊賢曰説苑曰安陵

纏寵於楚共王江乙謂纏曰以財事人者財盡則交絶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被幸乎士贇曰太白之詩其旨出於國風往往寄興深遠欲言時事則借古喻今此詩雖言漢武之事而意則實在於明皇王后也二后事跡前後一轍雖各以無子巫蠱厭勝廢黜究其所原實衛子夫武惠妃爭寵有以激之也陳后之廢相如作長門賦王后之廢王諲作翠羽帳賦冀以諷帝而夫婦之天卒莫能回太白此詩其作於翠羽帳賦之後乎不然何以有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之語哉辭意悽慘讀之令人感歎

幽州胡馬客歌

幽州胡馬客緑眼虎皮冠士贇曰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本涿郡天寳元年更名

笑拂兩隻箭萬人不可干彎弓若轉月白鴈落雲端雙

雙掉鞭行遊獵向樓蘭齊賢曰樓蘭國後改為鄯善治杅泥城去長安六千一百里

出門不顧後報國死何難天驕五單于狼戾好凶殘齊賢曰神爵中呼韓邪單于使人告右賢貴人令殺右賢王都隆奇因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為屠耆單于發兵擊呼韓邪呼韓邪敗走屠耆單于信讒殺右賢王父子於是呼揭王恐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奥鞬王聞之自立為車犂單于烏藉都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

牛馬散北海割鮮若虎餐雖居燕士贇曰漢匈奴傳匈奴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北海即上海也

支山不道朔雪寒婦女馬上笑顏如頳玉盤士贇曰燕支山契丹之境

翻飛射鳥獸花月醉雕鞍旌頭四光芒爭戰若蜂攢

齊賢曰旄頭胡星也蜂攢猶蜂之聚叢也

白刃灑赤血流沙為之丹名將古誰是疲兵良可嘆

齊賢曰魏太武分四道出西域一自玉門流沙西行至鄯善一自玉門度流沙北行至車師自鄯善西至且末七百里而逕且末國有大流沙數百里則流沙非一地矣

何如天狼滅父子得閑安

士贇曰史天官書參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正義曰狼一星參東南為野將主侵掠占非其處則人相食色黄白而明吉赤角兵起金木火守亦如之弧九星在狼東南天之弓也以伐叛懷遠又主備賊之知姦邪者弧矢向狼動移多盜明大變色亦如之矢不直狼又多盜引滿則天下盡兵也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四